



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

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

MINGZHUBAOKU

[英] 阿·柯南道尔 著 李继勇 编译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FUERMOSITANANJI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

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

MINGZHUBAOKU

[英] 阿·柯南道尔 著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FUERMO S I T A N A N J I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集/[英]阿·柯南道尔著. -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7.4

(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) 李继勇 编译

ISBN 978 - 7 - 204 - 08995 - 6

I. 福… II. 李… III. 侦探小说 - 作品集 - 英国 - 现代 - 缩写本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4411 号

书 名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

主 编 李继勇

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 3500 千

印 张 200

印 数 5000 套
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08995 - 6/I · 18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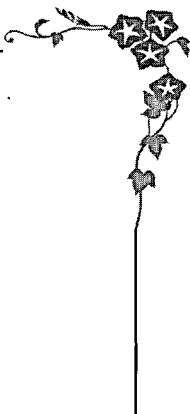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700.00 元(全叁拾伍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	1
马斯格雷夫礼典	19
海军协定	37
诺伍德的建筑师	71
六座拿破仑半身像	94
第二块血迹	116
硬纸盒之谜	142
临终的侦探	161
三个同姓人	179
劳瑞斯顿惨案	195
警察兰斯的叙述	205
沙漠中的旅客	212



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

我结婚不久，在帕丁顿买了一个诊所，诊所是在老法夸尔先生那儿买的。那个诊所的业务曾有一个段时间非常红火，但是因为他的岁数大了，精神不好，身体还得了疾病，来诊所的人慢慢地减少了。因为，人都遵守自然原则：医生自己必须是健健康康的，那才能把他的病人医好；若是自己的病都医不好，又怎么能替别人治病呢？所以人们都不相信他的医术了。老法夸尔先生身体越差，他的收入就越来越少。我买下诊所的时候，他从每年 1200 英镑下降到 300 英镑。现在我对自已年青身体身体强壮，用不了几年，诊所的生意还会和以前同样红火。

开业后的三个月中，我一直忙于治病，和歇洛克·福尔摩斯见面也非常少了。我没有时间，就没有去他那里，福尔摩斯除了侦探业务，也不经常去外面。六月里的一个清晨，吃过早餐，我便坐下来读杂志，突然门铃响了，紧接着便传来那独特而高亢的说话声，这让我非常感意外。

福尔摩斯来到房里说道，“啊，亲爱的华生，”“见到你十分高兴！我想，‘四签名’案件中尊夫人受到了惊吓，现在也完全康复了。”

我热情和他握了握手回答他说：“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们都很好。”

“我希望这样，”他坐到椅子上说：“虽然你要照看你的病人，但是，你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推理方法。”



“正好相反，”我回答他说，“昨天晚上，我又把我的笔记又看了一遍，还把它们进行了分类整理。”

“我相信，你不会认为那些资料整理就到此为止了吧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我希望这样的经历越多越好！”

“如果今天就去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好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那么今天咱们就去。”

“去伯明翰，那么远的地方，你能去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了，就听你的了。”

“那你的诊所怎么变呢？”

“这件事好办，以前我邻居有事外出，我就帮他照看。他也正想还我这份人情呢。”

“这样，太好了！”福尔摩斯靠在了椅子上，他用眼睛看着我，“我发现你现在身体太好，夏天感冒真是太让人烦了。”

“上周的时候我得了重感冒，我三天都没有出过家门。现在，我的病已经好了。”

“不错，你看起来非常健康。”

“但是，我不明白你怎么能知道我生过病呢？”

“好伙计，你应该清楚我的经验。”

“那么，是靠你的推理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福尔摩斯非常自信地说。

“怎样说呢？”

“你先看看你的拖鞋。”

我低下头看了看我新皮拖鞋，“那么你是怎样……”我刚要说，福尔摩斯抢先说。

“你的穿的拖鞋是新买的，你买来没多长时间。但是我发现鞋底都烧焦了。起先我还以为是鞋被子弄湿了，在火上烘干的时候被烧焦的。但鞋面上还有一个小纸片，上面写着店员的代号。如果拖鞋是沾过水的，那张小纸片早就应该没有了。所以你一定

是靠着炉子才烧焦了拖鞋的鞋底。一个人要是没有病，在六月份这样潮湿的天气中，又怎么会烤火呢？”

与福尔摩斯的推断一样，事情经过他的解释，看起来是那样的简单。他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在想什么，他笑了笑，好像是有点嘲笑的意思。

“我解释反而显得多余了，”他说道，“只告诉结果不讲原因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怎么样，还要去伯明翰吗？”

“当然要去了。给我讲讲那件案子好吗？”

“到火车上我告诉你经过。我的委托人还在外面等着呢！你要快点，抓紧时间。”

“再等一小会，”我去给邻居留下一张便条，来到楼上对我妻子说明后，就赶紧来到门外找福尔摩斯。

福尔摩斯朝着隔壁门上的门牌示意说道：“你的邻居也是一位医生。”

“不错，他与我一样，他也有一个医疗所。”

“他的医疗所以前就有吧？”

“和我的一样，房子建成，两个诊所就建成了。”

“是吗，看来你那里看病的人比他这里看病的人多。”

“你说的完全正确。但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从台阶上看出来的，我的朋友。你家的台阶比他家台阶的磨损得厉害。来让我介绍一下，在马车上的这位先生是我的委托人，霍尔·派克罗夫特先生。哎，车夫，快点走吧，我们还要赶时间呢。”

我坐在派克罗夫特先生的对面，他的身材非常高大、气宇不凡的年轻人，表情坦率真诚，他的胡子非常卷曲，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，身上穿了一套黑色衣服，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他是那种机灵又非常聪明的青年，他们属于“伦敦佬”的那类人，是英国最有威名的义勇军团，就是由这类人组成的；在英伦三岛中，这一阶层中



涌现出来的优秀的教练和运动员比别的阶层都多。他那红润的圆脸庞上带着喜悦的表情。但他的嘴角下垂,这表示着他有着悲伤的情绪。我们坐在头等车厢,在去伯明翰的路中,我才知道他的麻烦事。他是因为这件事才来找歇洛克·福尔摩斯帮忙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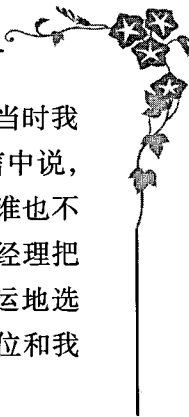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去要伯明翰还需要一个小时零十分钟才能到达,”福尔摩斯说道,“霍尔·派克罗夫特先生,你说的事情非常有趣,请你再详细的讲一讲,让我的伙伴也听一听。这些对我也有十分地有用。华生,这件案子可能有些味道,但也可能会没有。但至少能给我们带来那种荒诞、离奇的特征,派克罗夫特先生,请你开始讲吧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看着我。

“这件事情让人窝囊的是,我好像已经上当了。虽然在事情的表面上看不出来,但我已经明白受骗了。不过,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没有了工作,我就什么都没有了,我实在是太傻了。华生先生,我不善言辞,我把经详细地说一说。

“我曾经在德雷珀广场的伍德豪斯和考克森商行工作,但今年的春天,我们就被卷进了委内瑞拉公债的案件,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地失望。商行已经破产了,二十七名职员也都被解雇了,都失去了工作。我在那里已经工作了有五年的时间了,老考克森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和鉴定书。我到处去找工作,很多人都和我一样,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工作。我在考克森商行每周的收入有三镑,我已经存了有七十镑了,我就是靠这些积蓄来维持生活,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就花完了。我已经走头无路了,现在就连应征广告的回信邮票和信封都买不起了。我不停地往返于商店、公司之中,楼梯都已经把靴子磨破了,但是我的工作还是没有找到。

“就在这时,我听别人说龙巴街的一家大证券商行——莫森和威廉商行有一个空缺。可以这样说,或许你们对伦敦东部中央邮政区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,我告诉你,这是伦敦最富有的商行,



只能通过信函应征招聘广告。我把我的申请书寄了过去,当时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。但是没想到我竟然收到了回信,信中说,如果我的仪表若是符合要求,我星期一就可以去上班了。谁也不知道在这么多的人中为什么会选中了我。有人说,可能是经理把手伸到应聘书中,随手拿了一份。但是不管怎样,我被幸运地选中了,我非常、非常地高兴。刚开始工资是一星期一镑,职位和我在考克森商行的时候一样。

“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事蹊跷的地方了。我住在汉普特街附近的波特巷 17 号。就在我被录用的那天晚上,我在房里休息,房东太太进屋的时候,拿着一张名片。上面写着‘财政经理人阿瑟斯·平纳’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,我也想不出他来找我干什么。但我还是请他进屋来了。他的身材中等,黑黑的胡须,一头乌黑的秀发、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、鼻头上闪着亮光。他走路非常轻捷,说话急促,看像是个珍惜时间的人。

“‘你是霍尔·派克罗夫特先生吗?’他问道。

我回他答,“‘是的,先生。’我又拿过一把椅子,请他坐下。

“‘你以前是在考克森和伍德豪斯商行工作吗?’

“‘是的,先生。’

“‘做的是莫森商行新录用的书记员吗?’

“‘对。’

“‘啊,事情是这样的,我听说你在管理帐务这方面非常有本领,还有很多不平凡的业绩。你记得考克森的经理帕克吧,他总是称赞你。’

“‘他这样说,我非常地高兴。我在工作上一向默默无闻,从来没有想过别人会称赞我。’

“‘你的记忆力非常好是吗?’他又问道。

“‘还可以。’我回答他说。

“‘自从你没有了工作后,对商情还关心吗?’他问道。



“‘是的。我每天早晨都要看看证券交易所的牌价表。’

“‘你真是热心呀!’他大声说道,‘这才是敬业之道啊!你不反对我问你一个问题吧,请问埃尔郡股票价是多少?’

“‘一百零六镑五先令至一百零五镑十七先令半。’

“‘英国布罗肯·希尔恩股票呢?’

“‘七镑至七镑六先令。’

“‘新西兰的统一公债呢?’

“‘一百零四镑。’

“‘太棒了!’他拍手说道,‘这和我了解的行情一样。我的朋友,你去莫森商行去当书记员,实在是大材小用了!’

“你想想,他那狂喜的模样让我十分纳闷。‘啊,’我说道,‘别人可没这样想,平纳先生。我找份工作可是很难的,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的。’

“‘先生,你先别这样说,你应该飞黄腾达。我告诉你,我对你的能力十分看重。我给你的收入和职务,难道还配不上你的才干吗?但是和莫森商行相比,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。请告诉我,你什么时候去莫森商行上班?’

“‘下星期一。’

“‘我想你根本不用去那里了。’

“‘不去莫森商行上班?’

“‘是呀,先生。因为到那天你会成为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经理,这家公司在法国城乡有一百三十四家分公司,此外,在布鲁塞尔和圣雷莫还各有一家分公司。’

“这让我非常地吃惊。‘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一家公司呢?’我说。

“‘这也有可能。公司的资本是向私人筹集的,一直在忙碌运行着,生意非常红火,根本不用做什么宣传。我的兄弟哈里·平纳是创办人,他是总经理,还是董事会的一员。他知道我非常熟



悉这里,就让我帮他找一个年轻,有潜力而又年薪不高的小伙子。帕克找到了你,于是我今晚特地来看看你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给你很低的年薪,五百镑。’

“‘一年五百镑!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‘不,这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,除了这个以外,凡是你的销售商完成的营业额,你都可以从中提取百分之一的佣金。你要相信我说的话,这比你的薪水还要多很呢。’

“‘可是,我不懂五金呀。’

“‘没什么的,你精通财会呀。’

“我听后非常高兴,连椅子都坐不稳了。当我正高兴的时候,突然一个疑问涌上来了。

“‘我可以坦表地告诉你,我对他说道,莫森商行每年只给我二百镑,可莫森商行是十分稳定的。还有我对你的公司根本一点都不了解,我也没听说有过这样的一家公司……’

“‘说得对,你真是很精明!’他看起来喜形于色,说道。‘现在我们就需要的就你这样的人才。你是不会被人劝服的,这样非常好。这是一百镑,如果你愿意的话,那你就把这些钱当作预支收入吧。’

“‘好,我愿意,’我说道,‘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工作呢?,

“‘明天一点钟的时候去伯明翰,’他说道,‘我口袋里有一张纸条,你拿着这张纸条去见我的兄弟。你可以去这家公司的临时办公室科波莱森街 126 号乙去见他。当然,你若是去工作,必须要得到他的同意,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不什么问题的。’

“‘我真不知该怎样来感谢你了,平纳先生。’我说道。

“‘没什么,我的朋友。这是你应得的。可是你必须办清楚几件小事,这只不过是手续上的事。你旁边有一张纸。请你在上面写上:我完全自愿担任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经理,年薪不少于五百镑。’



“我按照他的意思做了，他把张纸条放进了口袋里。

“‘还有一件事，’他说，‘对于莫森商行的事，你想怎样处理呢？’

“我把莫森商行的事差点忘记了。‘我写信辞职吧。’我说道。

“‘我不同意你这样做。你知道，为你的事，我和莫森商行的经理发生过争执。我去打听关于你的事，他非常得无礼，还责问我为什么要把你从商行骗走等等。我忍耐不住地说：‘若是你要用有能力的人，就应该给他们优厚的收入。’他说：‘我们把他从贫民窟中解救出来，他一定会领我们的低薪，也不会去拿你们的高薪。’我说：‘我和你赌五个金镑，如果他接受我们的聘用，你就不会再听到他的音讯了。’他说：‘走着瞧吧！我一定不会输的。’他就是那样说的。’

“‘这种无礼的人！’我喊道，‘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我为什么要他按照他说的去做呢？如果你不愿意我给他写信，我就不写了。’

“‘好！那就这样吧！’他站起身来说，‘好，我非常高兴替我的兄弟找到了你这样有才干的人。这是你的一百镑预支薪金，这是那封信。请你把地址记下来，科波莱森街 126 号乙，记住约好的时间，明天下午一点。晚安，朋友，祝你顺利！’

“这些就是我能记起的两人谈话的内容经过。华生医生，你可以想到，我为交了这样的好运而非常、非常的高兴。我暗自庆幸，到了半夜我还没有睡着。第二天我坐火车去了伯明翰，到了伯明翰的时候，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赴约。我把我的行李放在新大街的一家旅馆中，然后，我就按着他给我的地址去找了。

“我去的时候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一刻钟，我想，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。126 号乙是夹在两商店中间的一个通道，尽头是一条弯曲的石梯，石梯的尽头有很多套房，租给一些自由职业者或公司当办公室。墙上写着租户的名牌，但是却没有法国中部五金有

限公司的名牌。我惊恐地站了一会儿,想弄明白这件事很有可能是一个骗局,正在这个时候,走过来一个人主动跟我打招呼,这个人非常像昨天晚上去我家的那个人,身形和嗓音都十分的相像,只胡子刮没了,头发的颜色比较浅。

“‘你是霍尔·派克罗夫特先生吗?’他问。

“‘是的,’我说道。

“‘我等的就是你,你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来得提前了。我今天上午收到了我哥哥的信,他对你很是夸赞。

“‘刚才我正在寻找你的办公室。’

“‘我们上周刚租到这里的临时办公室,由于工作太忙了,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挂公司的牌子。请你跟我来,我们去谈谈吧。’

“我跟他来到了最顶层,就在楼顶的石棉瓦下面,有两间空荡荡、而且里面全是尘土的小房子,里面没有窗帘,也没有地毯。我跟着他进去了。屋里只有两把松木椅子和一张小桌子、一个废纸篓,桌子上放着一个帐目本,这里的摆设就只有这些,其它的什么都没有了,这和我想象中干净整齐的桌椅、一排排的职员在忙碌地工作、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这些根本一点都不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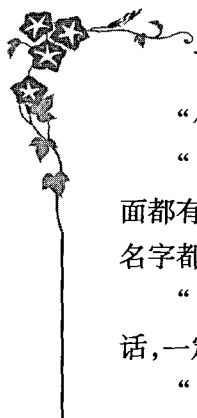
“‘请你先不要泄气,派克罗夫特先生,’他好像已经看出我脸流露出表情,说道,‘罗马城也不是一天建成的,我们资金雄厚,但是从不在办公室中摆阔气。来请随便坐吧,把那介绍信给我吧。’

“我把信给了他,他非常仔细地看了一遍。

“‘我哥哥阿瑟对你的印象十分深刻,’他说道,‘我明白他知人善任,不会看走眼的。他非常信赖伦敦人,但我信赖伯明翰人,这次我接受了他的建议,你现在已经被正式录取了。’

“‘那我的工作是什么?’我问道。

“‘你的工作是管理巴黎的大货栈,把英国产的陶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法国的一百三十四家代售店。我们这个周就会备齐这批货,这几天你在伯明翰做点有用的事。’“‘做什么事?’我问他



“他没有回应我，而是从抽屉中拿出一本红皮书。

“‘这是一本巴黎工商行的名录，’他说道，‘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行业的名称。你把它拿回去，把他们的地址和五金商行的名字都抄下来。这些对我们非常有用的。’

“‘好的，一定照办，但是为什么不用分类表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一定会省去很长时间的。’我说道。

“‘那些分类表不可靠。他们的分类和我们的根本是不一样的。请你快点抄吧，在礼拜一十二点把单子给我。派克罗夫特先生，再见。要是你表现得热情而能干，你一定会了解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东家的。’

“我拿着书回到了旅馆，但心中矛盾重重的。一方面，我已经被正式录用了，我的兜里还装着预支的一百英镑的薪水；另一方面，这个办公室真的是太不像样，公司也没有招牌，以及其他一些人一目了然的情况，这使我对东家的印象很不好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拿了人家的钱，就得坐下来抄录。星期日我一整天都在埋头苦干，到了星期一我才刚抄字母 H。我就去找东家，见到他后，他又对我说要一直抄到星期三，然后再来找他。到了星期三我还是没有抄完，又抄到了星期五，就是昨天。于是我把抄好的东西带去交给哈格里·平纳先生。

“‘非常谢谢你，’他说道，‘我可能把这项任务的艰难低估了。这份单子对我非常有用。’

“‘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抄完的，’我说道。

“‘现在，’他说，‘我要你再抄一份家俱店的清单，这些家俱店都出售瓷器。’

“‘好吧。’我回答他说

“‘你明天晚上七点来我这里，告诉我你工作的情况。希望你别太劳累了，忙了一整天后，你到音乐厅去听会音乐，这样对你是非常有益处的。’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，我一看，吓得毛

孔都竖了起来，因为他嘴里左上边第二个牙齿上胡乱地镶着一颗金牙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高兴地搓着两只手，我惊讶地看着这个遇难的年轻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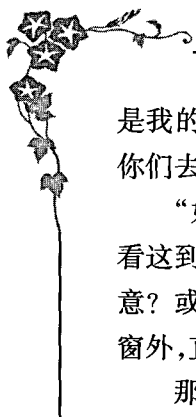
“华生医生，你觉得非常奇怪，”他说道，“我把当时的情形解释给你听，我在伦敦的时候，答应过那个人不再去莫森商行，他就笑逐颜开，就在他笑的时候，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他的第二个牙齿上胡乱镶着金牙。这两个地方我都看到了同样的金牙，形体和声音也完全一样，只有那些可用剃刀或假发掩盖的地方才有不同。因此，我敢断定，他们俩根本就是同一个人。也许人们会想到双胞胎的兄弟可能长得非常得相，但是他们也绝不可能在同一个牙上镶上一样形状的金牙。他十分有礼貌地把我送了出来。我回到旅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在凉水盆里洗了头，好好地想了想这件事。他为什么让我到伯明翰来呢？他为什么比我早到呢？他又为什么自己给自己写同一封信呢？想来想去，这件事真是太让我太伤脑筋，我怎么想，也是没有搞明白。后来，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在我看来一团迷雾的事情，也许对福尔摩斯就可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。我就赶夜回到城里，今天一早。我就赶来拜访福尔摩斯先生，请你们二位一起和我去伯明翰。”

这位股票经纪人的书记员谈完他的经历后，我们都没说话。歇洛克·福尔摩斯看了我一眼，便向后靠在座垫上，脸上表现出一种满足的表情，好像是一个品尝家在品尝美酒一样。

“实在是太有趣了，是吗？华生，”他说，“这里面有些地方很让我感兴趣。我们去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临时办公室去见见平纳先生吧，对咱们俩人来说，那一定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经历。”

我问道：“那么我们该怎样才能见到他呢？”

“这非常简单，”霍尔·派克罗夫特兴奋地说，“我就说你们俩



是我的伙伴，也没有工作，也想到这找个工作，这样，我就可以带你们去见见总经理了吗？”

“好，就这样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：“我非常愿意看看这位绅士，看看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。我的朋友，你什么能想到这样好的主意？或许会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他啮咬着指甲，有些茫然地看着车窗外，直到我们到新大街，他也没有再说过一句话。

那天晚上七点，我们三个来到科波莱森街那家公司的办公室。

“我们来得早也白搭，”我们的委托人说，“很明显，除了他和我约好时间在这里见面之外，其它时间这个房间是都是空着的。”

福尔摩斯说：“这挺让人费解。”

“你们快看，在我们前面走的那个人就是了。”书记员说道。

我们顺着他的手所指的方向一看，一个身材短小、穿着十分干净的人在街边匆忙地走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正从满是马车和公共汽车的大街穿过来，向在街边卖报纸的孩子那里买了一份报纸，而后拿着报纸，走进了门里。

霍尔·派克罗夫特说：“跟我来吧，他进去的地方就是办公室。”

我们跟着他一起上到了顶层，来到一个房间前，书记员轻轻地敲了敲门。里面传出请我们进去的声音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空荡荡的屋子，和派克罗夫特说的完全一样。在街上看到的那个人正坐在桌子的旁连，他买的那张晚报放在了桌子上。他抬头看我们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脸上的表情好似非常难过，好像是遇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极度害怕的模样。他的额头冒着汗，脸好像和死鱼肚一样的白，睁着大大的两眼，一动不动地望着他的书记员，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，我从我们委托人惊讶的脸上看出，这决对不是他的老板平常时候的表情。

霍尔说：“平纳先生，你的脸色好你不太好啊！”

“哦，我没事，只是有些不舒服，”平纳舔了舔他那干燥的嘴唇，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，“你带来的两位先生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哦，让我先来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伯明翰·哈里斯先生，那位是本地的普赖斯先生，”我们的委托人非常机灵地回答他说：“他们俩都是我的朋友，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，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工作，希望能在公司里找份工作。”

“可以，当然可以了！”平纳的脸上挤出一丝丝的笑容，提高嗓声说：“我会为你们尽可能地着想，哈里斯先生，请问你都有什么特长呢？”

福尔摩斯说：“我是一个会计师。”

“不错，现在我们正需要一个会计呢，普赖斯先生，你的专长呢？”

“我是一个书记员。”我说道。

“我们公司会尽可能地聘用你们，我们会通知你们。现在，我想安静一下，请你们先走吧。”
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大，好像是很不耐烦。福尔摩斯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霍尔·派克罗夫特向桌子前走近了一步。

他说道：“平纳先生，你可能忘记了，我是来这儿听候你的指示的。”

“是这样，派克罗夫特先生，是这样，”平纳的腔调显得非常沉稳，“你在这儿等一会儿，你的朋友也可以等一会儿，要是你们有耐心的话，三分钟后我一定听候你们的吩咐，”他十分有礼貌地站起来，冲着我们点了点头，从屋子另一端的门走了出去，关上门。

“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？”福尔摩斯小声地说，“他是不是已经逃跑了？”

派克罗夫特答道：“不会吧。”

“怎么不会呢？”

“那扇门是通向里面的房间。”